

◇金洲风物 程保平专栏

程保平,安徽省散文随笔
协会副会长,偶有文字散见
于报章末端。

1973年夏,金洲圩破了,大水冲走了一切,家里只剩一头保命的猪,我妈就叫我过江打猪菜。有一次,我顺着同马大堤坝找了十几里,到刘伯伯家边,篮子还没满。天热,又后晌了,人有些犯晕。是不是到刘伯伯家去?我心里犯嘀咕。碰巧刘妈妈出门洗衣,看到我,一把丢了棒槌,跑过来拢住我的头说,儿呀,真是苦了你。

那天中午,我吃的是鸡蛋炒饭,金黄的鸡蛋混在饭里,像天上的彩云。因为粗盐没化开,有时候咬到,很咸,但对胃口。这是我一生中吃得最好的饭。此后我经常做蛋炒饭,又经常想到当初的情景。

刘伯伯是父亲的好友,萍水相逢,却亲密交往了六十多年。小时候,到了雨天,父亲会说,好久没见方根了。便穿上胶靴,独自去了。方根就是刘伯伯。刘伯伯也多是雨天来,但会带一个黑拎包,里面可能是一点糖糕,或者山芋粉,这在当时是特别金贵的。刘伯伯家在皖河农场,生活条件比公社要好一些。

大暑是六月节,癸卯年的大暑交于旧历的六月六。六月六,晒红绿,这下好了,写大暑有唠头了。

六月六也是猫犬节。明时有个叫毛栗庵的人,带着一瓮酒拜谒杨南峰,不巧得很,杨正在沐浴,门人通告后,被拒绝见面。后杨回拜,毛栗庵也以沐浴推辞,杨当即在投名帖上写道:君来拜我我沐浴,我来拜君君沐浴。君拜我时四月八,我拜君时六月六。

故事有趣就有趣在,四月八和六月六这两个特别的习俗上。四月八是浴佛节,乃释迦牟尼诞日,而六月六则是猫禩(音同卉)日。老辈人说,六月六,阿猫阿狗水里浴,意即此日,家有猫狗的人家,要牵猫狗到河里洗澡,以防止猫狗长虱子。此俗从何而来?不知道。

杨很聪明,巧妙地利用民间习俗,既把毛栗庵大大地贬损了一通,又故意抬高自己,真是骂人不带一个脏字。

此月闷热难消,连壁虎都热得趴在墙壁上一动不动。日暮,我到河边走走,大桥上早已聚集了不少乘凉的人,常消磨至夜露降临方回。此俗为吾乡盛夏

多年前的一个正午,在买《我认识的鬼子兵》时,一眼看到这本《刘半农作品精选》,不觉大喜过望。在此之前,有将近半年的时间,我几乎找遍杭城的大小书店,希望能买到若干刘半农的著作,却终不可得。此番得之,可谓“功夫不负有心人”。

刘半农实在是不应该忘却的,哪怕仅因为他首先把“她”用来代指女性。在他之前,或者说是胡适之的白话文运动之前,这个字与“姐”字同义,但显然没有姐字那么流行,被无端浪费了一千多年,害得即使在《红楼梦》这样的小说里,说起林黛玉和薛蟠之流来,竟然都用一个“他”字,使人心颇多不平。随着白话文的得势,被刘半农化腐朽为神奇的这个“她”字,这才日益被广泛地应用开来。

刘半农原是一个上海的鸳鸯蝴蝶派作家,有一个暖玉温香的名字叫“伴依”,后来他到北京参与新文化运动,这个名字殊不得体,于是改为“半农”。鲁迅曾说刘半农本来不脱其从上海带来的才子气息,后来逐渐给《新青年》的一班人克制掉的。从“卿卿我我”变成“劳苦大众”,当然需要一个过

两代情谊(上)

父亲去世前一月,还特意去看了刘伯伯。老人家走后,我在灶下柴禾里发现一个本子,记着流水账,其中一页是1983年的,上面有,方根借我柳树做桁条三大一小,我借方根稻谷100斤,米糠160斤,又支稻草400斤。都未作价。

不过,我妈和刘妈妈走动得少。家里嘴巴多,养鸡喂猪,样样少不了她们。我至今还记得我妈行前的样子,这里拽拽衣服,那里摸摸头发,窸窣半天,还是老样子。刘妈妈来的时候,总是跟在我妈后面,一同烧饭,一同上菜地,悠悠地徐徐地说话。

因为这种关系,我小时候常往刘伯伯家跑,或是送信,或是借钱,或纯粹是找他的儿子麻子玩。

麻子有三个姐妹,但男孩就他一个,因为脸上生有几颗雀斑,大家就喊麻子,至于大名刘文龙,只有同学才这么喊。麻子小我两岁,一直喊我大哥。

大暑催秋

一景,因聚集在桥上,我笑他们是“乌龟晾脚”,自觉非常形象,心下不免有些小得意。夜市也张起来了,几个乡下人坐在路灯下买菜,农用车的车斗里装满了西瓜和菱藕、莲蓬、葡萄之类。几个上了年纪的老人一面悠闲地摇着蒲扇,一面数“夏九九”:一九至二九,扇子莫离手;三九二十七,冰冰甜如蜜……

六月六也是晒书节,然则庄户人家无书可晒,当然,也不必学僧人翻经——他们说,翻晒十次经书,下辈子即可转生为男儿身,对此庄户人也未置可否,难不成,自己的男儿身是上辈子翻经翻来的?

他们可晒什么呢?衣服就那么几身换洗的,压箱底的也不是绫罗绸缎或貂皮锦裘,并没有珍贵到需要拿出来晒的地步。然而他们可晒的多了,筷子,筷子箩,砧板,笕箕,碗柜,高脚橱,几床打着补疤的棉絮,选个

刘妈妈曾取笑说,喊的跟树上结的一样。麻子就憨厚地笑,不是你教的嘛。“树上结的”是说,太不知害羞了。

每当我去刘伯伯家,麻子就贴过来,大哥来了?特别高兴,也特别亲密。当时在一起玩什么,我没有记忆,大体感觉是,麻子一直在叽叽喳喳地说话,但我听来也是有趣的。到我走的时候,他又说,我跟你一起去?跟麻子在一起,我们不红脸,但我跟大弟常打架。

我上高中后寄宿在学校,此后往刘伯伯家跑的事,就慢慢移到弟弟们身上,但刘伯伯家那边送信的还是麻子。有一次过年,那时我已上大学,麻子来拜年,父亲宝贝地问,学习怎么样了?麻子笑,我笨,学不进,不像大哥脑子好。急得鼻尖上冒细汗,脸上的麻点也跟着跳一跳的。

麻子初中毕业,就辍学回家务农,跑船,打临工,什么都干。好像是跑船那段时间,他患了肝炎,治疗、修养了好长时间。后来结婚成家,一切似乎是按人生剧本演绎的,平常又平安,不想剧本也跑题,有时候离谱。

大日头,一一拿出来,搬在稻床上,铺在篱笆上。主妇擦把汗,望望天上的日头,笑道:可算出霉了——心里的霉点也从此消了。

用以消暑的吃食也很多,主妇变着法儿做给家人吃。一般人家会将过年时省下来的腊肉骨头煨绿豆稀,讲究的人家会将梨子炖冰糖水——三九二十七,“冰冰甜如蜜”,是不是说得这?再不济的人家,也会买些海带皮,将盐微呛几下,切成细丝,大人小孩抓着吃。

晚稻已经插下去了,放牛,打猪草,砍柴,一遍草接着一遍草地薅——永远做不尽的农活。然而,暑日的清晨最凉爽,觉也好睡,孩子起不来,常常听到有大人骂孩子的声音从老屋的一隅穿过来,于是家里的老人规劝小儿,给他们唱那不知从哪朝传下来的懒汉歌:

早上觉好困,中时下滴劲。中时有滴热,晚上摸滴黑。晚上蚊子咬,早上起滴早。

循环地唱下去,节气的车轮带着一代又一代人滚滚向前,带走一车,放下,又带走一车,循环往复,往复不止。

及新文学运动的影响,而由钱玄同捏造出来的一个名字。钱玄同是章太炎的弟子,旧文学的修养很深,他以王敬轩的名义,做策论似的,罗织《新青年》的罪状,指责文学革命之荒谬,宣扬旧文学的优越。而刘半农则以该刊记者的名义,进行反击。他以针锋相对的嬉笑怒骂的笔调,将王敬轩所列举的各条,逐一批驳得血出骨落。此文写得痛快淋漓,影响很大,使不少人认识到了《新青年》文学运动的时代意义,达到了预期的目的。

刘半农后期致力学术,对于语言学的研究与应用颇多贡献。1934年,刘半农于绥远作方言、方音、民俗考察时染上了恶性回归热,回北平四天后,遽然辞世,年仅44岁。刘半农死后,鲁迅曾撰写《忆刘半农君》一文悼念他,文中说:“我爱十年前的半农,而憎恶他的近几年。”“从去年以来,又见他不断地写打油诗,弄烂古文,回想先前的交情,也往往不觉长叹。”于今看来,刘半农研究语言学,以及为抢救保存史料编《赛金花本事》,似都不失为一种踏实勤勉的努力,并非可以片面地理解为“落伍”的,可惜天不假年,但历史自会有它重新邂逅。

关于刘半农

程。五四新文学运动,“扎硬寨,打死仗”的诸位之中,就有刘半农,这是很值得钦佩的。

对于刘半农的其人其文,鲁迅曾下过这样的评语:“半农确是浅。但他的浅,却如一条清溪,澄澈见底。”他自己也说:“看我的文章,也就同我对面谈天一样,我谈天时喜欢信口直说,全无隐饰,我文章中也是如此;我谈文时喜欢开玩笑,我文章中也是如此。你说这些都是我的好处罢,那就是好处;你说是坏处罢,那就是坏处;反正我只是这样的一个我。”但向往性情的真挚、表达的自由、格调的清新通脱,正是我们可以寻迹于他的追求的。而他的致力于传统的创造性转化,他的搜集民歌以汲取养分于新文学,以及后期的砥砺精神甘于寂寞研究语言学,无不使人感到其用心之苦。

我感兴趣的还有书中所收的《奉答王敬轩先生》一文,当时并无王敬轩这样一个人,而是为了扩大《新青年》

◇月情城 李利忠专栏



李利忠,又名李庄、李重之。浙江建德人。长日谋食之余,偶或写点诗文,以遣有涯之生。